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續兒女英雄傳 第五十三回 四客人除奸奮勇 兩女子擺播揚威

說到周得勝四人單走，先遇著承福寺，幾乎惹出事來。幸而週三有見識，不教進廟，落得平平安安過去。不想住在這個店裡，翔武因謝標吃饅頭疑心餡子內有毛病，故此搜索屋裡。看到那邊屋裡牆邊有一塊板，那板裡面兩根索頭拴著，通出牆那面，有個關板子，把索子往裡拉，板便讓開；露出窟窿來，往外拉板，仍蓋上。進面全看不出，被郝武這一撥，兩根索子都帶進來，露出洞來。不看萬事全休，一看時好不慘人！只看那面低坡下正是個人肉作坊，壁上繡著幾張人皮，樑上掛著人頭許多，腿數條，兩三個人正在那望切一隻人腿。洞邊靠著一張短梯子。那幾個人聽見刮喇喇滑車兒響，回頭早看見有人張望，他叫聲：「阿也！」一個喝道：「什麼人敢張望？」郝武大叫：「你們快來，這是黑店。」謝標忙跳出去，拔腰刀就尋人廝殺，週三也拿起鋼鞭。那時外麵店小二進房來，聽得一聲，回身便走。郝武抓他不及，吃他走了，便掄那口樸刀，追出上房，莊丁撞了滿懷，道：「怎麼是黑店？」週三揮手道：「你們兩人快顧自己性命去罷！打得脫，前面等我們。」莊丁忙掄刀往外就走。門前有幾個火家，知道走了風，齊拿傢伙打進來。

那莊丁二人不要性命，一路刀直砍出去，倒也吃他砍翻了兩個，掙脫身，一溜煙逃走了。隨後週三殺出。

這時謝標也殺出了上房去，郝武已跳出空房去。韓七還在屋裡收拾行囊，捆好拴在腰裡，恐地窄不好使槍，抽出一口寶劍，提在手裡，出院來卻不見多人，只聽那黑胖漢子在櫃裡高叫道：「四位好漢息怒，且慢動手，請裡面有

話說。」那韓七粗鹵，那裡會江湖上結納的勾當，聽了櫃裡叫喚，提著劍大踏步過去，隔櫃就一劍刺去。那黑漢見不是頭，又走不脫，忙搶一條門門來格。怎抵得韓七力猛劍快，砍下去，門門齊斷，那一隻左臂連肩不見了，倒在櫃裡。郝武趕上去，那幾個火家被他趕跑。韓七見大漢倒了，正要結果他，只聽背後腳步響，忙回身見一婦人，拈一把五股鋼叉攔來。韓七挺劍來鬥那婦人。

那婦人縱人院子裡中間，韓七橫刺著劍，直追人去。那婦人卻不是韓七對手，只見店後面七八個火家一齊紮抹停當，拿了傢伙殺出來，團團把週三、謝標圍住。無如那些火家都是外行，只殺得那些人頭顱亂滾，被傷的叫苦連天，各逃性命。那婦人正想走，被韓七用劍削去右手，連鋼叉扔了，仰面就倒。又見那黑漢尚未曾死，倒在櫃裡，掙扎不得。週三趕上，揪起來喝問道：「你那廝開了幾年黑店？是誰教你做眼？」那黑漢睜起眼道：「你要殺便殺，不必多問！」週三、韓七俱大怒，一頓鋼鞭寶劍，將黑漢與婦人結果了。四人去前前後後搜尋一回，不見一人。又去將那被傷倒地的，找補了幾下刀劍，殺得屍首滿地，血污狼藉。

週三道：「眼見這廝們還有後門，吃他逃了些個，我們快走罷，恐他勾了兵來。」連忙去槽上牽了馬，好在鞍子都未揭去，忙忙打好兩個包袱，又去替那莊丁拿了包裹一切行李，拴在馬上，又去提了各兵器，四人各上了馬，走下嶺來，卻不見兩莊丁蹤跡。郝武道：「他二人不知怎樣了，是咱們害了他們了。」

走下平地，不敢多待，恐有人追。又走了裡餘，只見前面林子裡兩莊丁在那裡探頭探腦。大家見了歡喜。週三問道：「你們兩不曾傷損麼？」有一個莊丁道：「左邊臂上著打了一下，吃我們走得快，還不怎的。」謝標道：「我們須快走，防著後面追來。你們可跟不上我們的馬。」兩莊丁道：「不妨，四位只顧走，我們加緊趕就是了。」六人緊走了二十餘里，方緩緩而行。週三道：「我們倒不是怕人追，只是有正事在身，晚飯也無處吃，只好連夜走罷。」

四人馬不停蹄，走了一夜，漸漸天明。恐怕亮了，有人瞧見他們身上臉上血跡，可巧道旁有一道小河，四人洗了臉上手上的血。又打開包袱，換了衣服，這才遇見鎮市，已到陽穀縣關廟。四人商品議道：「我們不如找店大大歇息，飽餐一頓，睡他半日，再奔後營。」四人都欣然願意。此時已是辰初時分，尋了個大客店，四人下馬。店小二接了頭口，進去找個乾潔房屋，大家洗臉吃茶。週三就叫朋家做飯。謝標道：「我先不吃飯了。」便去包袱裡抽出薄被來便睡。韓七等飯未來，也就睡著。須臾，飯來了，週三將他二人叫起來，說道：「我有個主意，咱們鬧了一夜，也真乏了，不如命莊丁一人到大營問問大人來了無有，通個信息。咱們在此住一天，也放心安穩。」謝標一聽先願意，連聲稱好。大家依了。

且不言週三等四人住在陽穀縣關廟店中，命莊丁往大營報信；且說安大人命馮小江、鮑國恩走後，又住了一日，這才起身，帶了褚、陸二人與隨緣及一個馬夫，仍喬妝改扮而行。過了崇武驛，第二天早行，路上行人甚多，到楊柳店打尖，隨緣服侍用了早飯。向來是安大人與褚、陸一同吃飯。這天用畢飯，吃著茶，店小二過來問道：「三位客官不是來瞧大言牌的麼？若瞧大言牌，好給爺預備晚飯。」陸葆安道：「什麼叫作大言牌？」褚一官忙攔道：「我們有正事，管他什麼叫大言牌，我們瞧它作什麼？」店小二道：「這大言牌是百年難遇的事。」

褚一官笑道：「別像前番老爺子上我們那裡去，路過涿州，也是打尖，叫店小二蠢惑的住了一天，往天齊廟瞧鳳凰，小程師爺也說要去。到了廟裡，鳳凰也沒瞧見，倒把暖壺馬褥子都丟了，把他華太舅氣得了不得。」說得大家笑了。又喝了會子茶，隨緣伺候動身。一出店門，只見男婦老幼挨肩擦背，都是看大言牌的，一路隨行。

陸葆安到底把大言牌打聽來了，原來是打播。好在是順路，走出三里多遠，早望見一座大廟。廟前一高台，台前兩根旗竿，竿上扯起黃布長旗。堪堪走近，只見旗上現出斗大的黑字，一邊是「任四海狠男兒爭誇大口」，一邊是「遇兩個弱女子只索低頭」。陸葆安道：「不想是兩個女的，這也奇怪。」安大人道：「休看輕了女人。」葆安想起十三妹前事，自悔失言。安大人也沒理會。及至走近台前，只見東首台柱邊放一隻朱紅木門，門裡插著一根紅竹竿，竿上五色彩線，穿著一扇錦邊綾面的豎頭牌，隨風飄揚，上寫「大言牌」三個字。褚一官笑向陸葆安道：「你若肯出場，便可先打碎此牌，後上台比較了。」

陸葆安笑道：「若非有正事，真要上去試試。」說著，抬頭又見台上一個大匾，上頭罩著大紅全幅彩綢，底下露出四個大字，是「天下無雙」。安大人也笑道：「這真是大言不慚了。」台柱上又掛著一副板對，上寫著「踢倒南山擒白虎，踏翻北海捉蒼龍」。台上設著三副座頭，正中一張交椅高高架起，在一個盤龍座上披著繡金紅緞椅披，坐墊兩旁兩張交椅，後面一字排著四枝豹尾槍。東邊斜擺一張紅櫃，上有天平、戥子、筆硯等物。

櫃邊又是一字排著四張椅子，西邊斜擺一座架子，插著各件兵器。飛角四柱俱有彩綢，台頂不露日色，下面鋪著絨毯。四面遊人擁擠，語言嘈雜。遠遠搭著篷帳，賣茶賣酒的不少。又有撐著傘、擺著攤的，各樣買賣，酸梅湯的銅甌兒響成一片。那廟裡不知如何，也沒有工夫去看。

不一時，人聲鼎沸，遠遠的彩旗搖曳，鼓樂喧嘩，兩枝號筒吹得高一聲低一聲，又排著幾對槍棍。只見前面兩個女子俱騎著細鬃白馬，後面一人有四十上下，騎著黃馬。到了台前，各自上台。那四十多歲的居中高坐，兩女子列坐兩旁。看那居中的白面長鬚，是個英雄模樣。兩女子也有六七分姿色。三人上坐，那兩枝號掌了三聲，便發起鼓來，也播了三通。台上的人喊一聲，把台下的眾人嘈雜都禁住了，靜悄悄的沒些聲音。

只聽那居中的人道：「在下姓歐，名叫歐鵬，東昌人氏，常好交天下俠義。今特帶著兩個親姪女，一來訪我親兄，二來借此結交朋友。如有精熟技藝、練習拳腳之人，不妨上台領教。」

說完，台上的人又齊齊發一聲喊，只見人叢裡早擠出一條大漢，跳上台來。那居中座的人立起身來，把手一拱道：「請坐了。」

那大漢便向櫃邊坐下。那櫃上的人敲著天平，那大漢身邊摸出四五錠小銀。那櫃上人撩下天平，提出戥子，稱了一稱。在櫃內也取出一封銀子，問了大漢，拿了紙筆，不知寫了些什麼，叫大漢畫了押。

便聽見起號連掌三聲，許多人喝一聲：「放打！」就那喊聲，右邊坐的女子把身上衫裙脫去，露出短打扮。大漢也剝去身上布

衫，露出一身黑肉。兩人各立門戶，走到中間。那女子兩手緊護小腹，賣個上身破綻。這大漢就使烏龍探爪去抓他杏臉桃腮。女子忽地一閃，蹲著身子，使了喜鵲登枝，把小腳尖躡起，覷定大漢腎囊，假意虛挑。這大漢忙使金雞劈腿勢，把右腳盡力一擦。那女子霍然仰臥，兩腿放開，使一個玉蟹舒箱勢，猛向大漢襠中一腳，把大漢踢得蹲在地下，扎掙不得。那女子笑吟吟的站起來，慢慢穿了裙衫坐下。這大漢苦淹淹掙下場去，堪堪待死。台下眾人齊聲喝采道：「這女子好手段！」

正喝采未絕，台東邊早飛上一個人來，手捻一錠大銀，「鏗」的一聲響；望天平裡擲去，把大衣一脫，就去與那女子放對。